



□文 / 张斌峰

着冷漠,这世界便是冷漠的。

梦的世界,是你自己的世界。

在梦的世界里,你可以引吭高歌,唱出积聚于心的忧郁愤懑。

在梦的世界里,你可以肆意奔跑,这里的石丛不会羁绊你的脚步,这里的灌木不会划伤你的肌肤。因为它们是因你而存在的,是为你而存在的,那棱角和尖刺,只是一种幻象,柔软而温和地存在。

在梦的世界里,你可以疯狂地大哭继而大笑,这里的一切会随着你的哭而哭,随着你的笑而笑,随着你的悲哀而悲哀,随着你的欣喜而欣喜,随着你的疯狂而疯狂。你的哭,你的笑,你的悲哀,你的欣喜,你的疯狂,如一条条激流汇集在一起,掀起冲天的巨浪,激荡着,咆哮着,惊起阵阵巨雷,撞起道道闪电,把暗礁击为齑粉,涤荡尽岸石上的污垢。

在梦的世界里,你可以摆脱身体的束缚,化身为风,在草尖上跳跃,在树叶上休憩,在竹林散步,在天空推着云朵游戏,在湖面弹奏起圈圈涟漪。化身为雨,在山间舞蹈,吟唱淅淅沥沥的曼妙之曲,打湿燕子的翅膀,洗去树上的尘土,渗入大地,与大地融为一体。

在梦的世界里,你可以畅享自由无拘无束,化身为雄鹰,用你有力的翅膀击穿层层乌云,让你激昂的鸣叫响彻宇宙,让你矫健的身影投影大地。化身为霹雳,用利刀刺穿厚重的黑暗,用愤怒让躲在阴暗处的蛇鼠感到惊慌与震撼。

我沉醉于梦境,痴迷于梦境,我愿意永远封闭在梦境之中。然而,灵魂

永远都是游走于现实与梦境之间的。不可能永居于现实,正如不可能永居于梦境。

从睡梦中醒来后,我进入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,这个世界是所有人共有的,是所有的客观存在共有的。在这个共有的拥挤的世界里,我只拥有一个逼仄的角落。我想歌唱,声音被淹没在嘈杂纷乱之中。我想奔跑,接踵的人流堵住了前行的路。

这个世界有美好,也有邪恶;有温情,也有离弃;有真实,也有虚伪。在这个世界里,我们领略世间万象,体会酸甜苦辣。在这个世界里,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,但经常被人流裹挟着行走。

在这个世界里,每个个体都是微不足道的,像一片落叶,只能追随风的脚步。像一叶浮萍,只能追随水的脚步。每个个体又是一个美丽的存在,落叶可以在风中舞蹈,浮萍可以为河水增添一丝嫩绿。

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,我感到孤独,深深的孤独,可怕的孤独。在或华丽或简朴的衣服的遮掩下,在或艳丽魅惑或平凡无奇的面容的掩饰下,我直视不到可以交融的灵魂。

在摩肩接踵的街头,我感到失落,莫名的失落,迷茫的失落。我的眼前森罗万象,却看不到我的身影;我的耳畔熙熙攘攘,却听不到我的声音;我的脑际纷扰庞杂,却寻不到我的本真。

我的我呢?难道我是梦境中的存在,而是现实中的虚无过客?

我的我呢?难道我就是一滴水,我的所见不过是在阳光辉映下反射的光晕?

我的我呢?难道我就是一缕风,我的所闻不过是当我经过丛林时在树叶上摩挲出的声响?

我的我呢?难道我就是一丝雾,我的所触不过是空气中传来的温暖或凄冷?

我的我呢?我感知不到我存在于哪里,但是我又觉得我存在着,缥缈地存在着,氤氲地存在着。

在拥挤的人群中,我走过一条又一条街巷,我感觉脚下的地面是绵软的,周围的房屋剪影般缓缓向我的身后流动。我漫无目的地前行,走出这街巷,走入一片旷野中。

在这旷野中,我寻找着我的梦。

太阳已经收敛了光芒,隐到山的背后。它是沉入它的梦了吗?那朦胧的余霞是它的梦吗?在那里,它是渴望更为强烈的灼热还是清爽的凉意?

鸟儿已经停止了歌唱,回到巢窠里。它是沉入它的梦了吗?那轻抚的微风是它的梦吗?在那里,它是在云朵里追逐嬉戏,还是仔细地整理它的羽毛?

玫瑰已经闭合了花瓣,掩在枝叶间。它是沉入它的梦了吗?那渐浓的暮色是它的梦吗?在那里,它是化为翩跹的蝴蝶,还是嗡嗡地哼着小曲的蜜蜂?

河流已经凝滞了脚步,匿在密林里。它是沉入它的梦了吗?那树林间闪烁的萤火是它的梦吗?在那里,它是默默地发着微光,还是快乐地在空中跳跃?

我有我的梦,太阳有太阳的梦,鸟儿有鸟儿的梦,玫瑰有玫瑰的梦,河流有河流的梦。每一个存在都有它的梦,每一个梦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。我不知道,他们是喜欢现实的世界,还是喜欢梦境。

对于个体来说,梦的世界更为真实,因为在那里,万物皆生发于你的灵魂,映照你的灵魂。

我想,我的梦境里,有着万物,万物的梦境里,有没有我呢?如果没有,那么我只是一个孤立的存在?如果有,我们的梦境是否相融相接,构成另一个大的世界?

邂逅

□文 / 徐建梅

让我永远用质疑的眼光去看历史,而不是盲从,以至于后来看到所谓历史的真相和以前受的教育有不同,甚至完全颠覆,我一点也不奇怪。金一南在《苦难历程》一书中写道:“我们也办了蠢事,一遍一遍把历史朝那面颠倒过来。颠倒的次数多了,连自己也分不清正反”。我深以为然。

上高中时学李白的长诗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,中午趴在桌子上午休,竟然梦见青莲居士。梦中的我恣意放肆,对诗仙放言:我也可以写一首,随即口占与他。岂料在和至“列缺霹雳,丘峦崩摧”时,忽觉地动山摇,赫然惊觉,睁眼看到已是下午上课铃响,同学们正呼啦啦地涌进教室。我随即将梦中的句子记下,并趁兴写完了全诗,记得语文老师课堂上朗读了我这首在半梦半醒时写的诗。

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时代结束后,我的梦依然继续。我经常会觉得生活中的一个场景在梦中出现过,或者在梦中又延续着白天的事情,庄周梦蝶的故事我感同身受。记得一天有一个陌生的作者来编辑部送稿,我问他是不是几天前的一个中午去过东大街,他诧异地点点头,然后问我怎么知道的,我告诉他我梦到过。他

瞪大了眼睛,随即又笑着认为我在开玩笑。但我真的梦见过,梦见在钟楼东边的开元商场门前,和他擦肩而过。我知道没人相信,连我自己也糊涂了。经人推荐看了一本书《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》,我更加相信自己不是地球人,而是外太空派来的。那段时间我频繁地做着各种太空的梦,每天晚上在宇宙间翱翔,我甚至坚信梦中的我才是真实的我,而白天的我反而是在梦中。从而更加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,因为我得忽然哪一天我就会梦醒,就会回到我的星球,就会和身边的一切永别,我要记得深一些,抓得紧一点。10年后我看到了一部叫《天线宝宝》的动画片,顿时怔住,因为天线宝宝的造型和我当年梦中的外星人长得一模一样。

我依然每天给同事们讲那些五彩斑斓的梦,大家听得兴趣盎然。我的主任说:“把你的梦记下来,若干年后出一本书,名字就叫《小徐的梦》”。若干年过去了,我没有出书,也没有把我的梦记下来,曾经骄傲的最强大脑现在像是被格式化了一样,许多的记忆都随着雨打风吹去了。

直到有一天,一个人出现了,从梦里来到了我身边,告诉我:开始写作吧,不要放弃。我忽然明白,为什

么自己永远分不清梦境和现实,为什么永远恍惚于现实和梦境,原来,梦里的人也会走丢,变成熟悉的陌生人,但又会以另一种方式与你邂逅,来到你身边与你。

《诗经·国风·郑风》中写道:“有美一人,婉如清扬,邂逅相遇,与子偕臧”。邂逅是一个多美妙的词,“今夕何夕,见此邂逅”;“邂逅两相亲,缘念共无已”。人生一世,就是各种邂逅,与草木、与天地,与人间的邂逅。我曾经在秦岭中的一个小县城买了一束兰草,回来后种在花盆里,它一直没有开花,只是孤傲地绿着,不声不响。朋友看见它,问我:“这是真的假的?怎么没有一点生机?”几天后它突然死了,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束枯黄。我对朋友说:“我们有幸与它邂逅,它倔强地用死亡证明了曾经活过”。

许倬云先生说过:每个人都有抓不到的云,都有做不到的梦。其实,梦境与现实,活着和逝去,不过尔尔。现在的我依然爱做梦,但我越来越清晰,梦是梦,生活是生活,如果往事可以下酒,回忆便是一场宿醉。我在两条轨道里,平行地生活着,有时候早上醒来,想想做的梦,笑一笑……

梦是另一种生活,另一种真实。

当我闭上眼睛,沉入梦境时,不是生命的休憩与暂停,而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我的灵魂,进入另一个世界自己的躯体中。

在梦的世界里,草按照它的心意绿着,永不会枯萎。树按照它的心意伸展枝叶,不用担心刀斧的戕伐。太阳按照它的心意散发着光辉,没有乌云的遮挡。云朵按照它的心意,在天空行走或者舒展、聚敛。

在梦的世界里,马按照它的心意在林间悠闲地散步,或在草原上肆意地奔跑,没有人去驾驭和控制它。鸟儿按照它的心意自由地鸣叫,或者追逐嬉戏,不用担心有网罗在等着它撞入。鱼儿按照它的心意躺在河底酣睡,或者跃出水面荡起圈圈涟漪,不用担心被其他生物吞食。

在梦的世界里,我感觉不到外界的寒冷与燥热,我的一切感觉来自内心。当我内心失落与痛苦时,梦的世界便会吹起阵阵冷风,飘起鹅毛大雪。当我内心迷茫与困惑时,梦的世界便大雾弥漫,杂草遮目。当我欢喜愉悦时,梦的世界便洒满灿烂的阳光,漾起淡淡的花香。

在梦的世界里,每个个体都是以一种虚无的状态存在,看不清本体的形象,也看不清别的个体的形象,但是却可以清晰地呼吸到别的个体的气息,感触到别的个体的灵魂。个体与个体之间,不眩惑于外表,不迷惘于声音。

在梦的世界里,每个个体都真实地呈现着。无须造作,无须伪饰,一切都显示原本的形态。因为在这里,无所谓获得,无所谓失去,造作与伪饰便没有了意义。

在梦的世界里,每个个体都独立地存在着。无须依附,无须趋奉,依着自己的本性,凭着自己的力量,原始地生长。在这里,每个个体都有各自的区域,不能逾越与侵入。

梦的世界,是你自己的世界。在梦的世界里,良善者看到的是良善,凶残者看到的是凶残。你的心里装着温暖,这世界便是温暖的。你的心里装

我从小就是一个奇怪的人,永远分不清梦境和现实,也不知是我的梦境太真实,还是生活太梦幻。白天,我总是恍惚,觉得遇见的人,发生的事都似曾相识;夜晚,我的梦境上下五千年,纵横十万里。陆游有诗云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,我的梦中岂止冰河铁马,可以说既有万马奔腾,又有小桥流水;既有家国春秋,又有画意诗情;既有生死厮杀,又有爱恨情仇……在梦中我上天入地,死去活来,我甚至能把梦做成连续剧,连着十几天持续做同一个题材的梦。

学生时代我总是给同学们讲我做的梦,那几乎成了我们课间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内容。我至今记得初中时的一个梦:梦中同学们一起去夏令营(要知道在我们的那个年代还没有夏令营的概念),我们的队伍里突然穿越来了一个宋朝的官员,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和他同住一间房,几天后那个男同学总是在哭泣,我很纳闷,就去询问。男同学告诉我,在历史书中描写的这个宋朝官员一直是一个清官,但经过几天相处发现并非如此,他觉得很伤心,看来历史并不都是真实的。“历史并不都是真实的”!梦中的这句话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,